春来早 • 记者新春民情报告

“感动,老家没忘了我们”

“走西口”过年的昌邑人

在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有这么些村子，村里的人大都来自潍坊昌邑，他们有着和当地人不一样的房子，不一样的习俗，当地人都将这些村子统称为“昌邑村”。1月23日下午2时，昌邑之窗网站站长李发宁等一行四人出发，开始了行程约1500公里的异乡拜年之行。

八福村昌邑人于树墩老人和老伴在一起。

“昌邑村”的新年全家福。

太平村、六合村……有昌邑人定居的地方就有浓浓的乡情。太平村的英长林早守在蒲城南郊迎接，跟着车子，李发宁他们从蒲城县城区赶往太平村。在国道转往村子的路口，村中的乡亲们已经摆好了鞭炮烟花，敲着锣鼓欢迎家乡人的到来。

太平村村民基本为昌邑南乡村落移民，有少数村民祖籍高密，另有一户居民为河南籍。锣鼓队开道，车队驶进节日中的太平村。李发宁他们拿出家乡的“乾隆杯”、大饽饽和昌邑建设局新出的昌邑画册。乡亲们把大饽饽摆上供桌，让先人感受山东老家的旧味道。青年人争着看故乡的画册，看昌邑城市的照片，感受未曾谋面的故乡的样子。

说话间，英长林回忆起先辈们的讲述：早在光绪年间，山东昌邑就开始有人挑着扁担、推着独轮车，一边乞讨一边西行谋生，他们来到富平、蒲城、澄城、阎良一带，先居住在破庙里，砍掉一人多高的荒草，开荒种地，而后在地上挖坑，用树枝木棍撑起半人高的草柸棚子，建起了第一代“产权房”。

蒲城一带过去的民居都是院墙很高，正房从东墙和西墙单面倾斜南北盖，而他们的北屋是矮窄的做饭房间。在东西厢房的挤压下，院子变成了一条窄窄的胡同，下雨时雨水都顺着单面向院子倾斜的屋顶流到院子里。“昌邑村”的房子都沿袭了老家的格局，宽敞明亮的东西向北屋，采光很好。

在当时，山西人一看到这样格局的村子，就知道“这是山东庄”了。而近年，渭南一带当地村子的民居也都开始学着“昌邑村”的民居结构，建造东西向的正屋，享受“阳光灿烂的日子”。

英长林的父亲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他指着家堂前摆着的一位女性老人的照片说：“这是我的母亲，他娘家是从山东昌邑老匙沟迁徙过来的，我姥爷为了纪念老家，给我舅舅起名叫‘昌邑’，而我父亲因为我出生在陕西，给我起(乳)名叫‘西安’。”老爷子又说：“老家的人过年到陕西来，我很感动，老家没忘了我们。”

昌邑人过年的风俗习惯已经成了这里的一大景。每到除夕夜，周围陕西当地村庄里的村民们都在等着听“昌邑村”的鞭炮齐鸣。甚至周围村子中的孩子都嚷着要到“昌邑村”的同学家里去过年，去感受那年味十足的除夕夜。

老人儿孙四代四十多人，晚饭时他们不但做了地道的昌邑菜，还上了几道陕西菜。席间老人讲，这里当地的人年初一都是八点多才起来，没有一点年景，而“昌邑村”整个下半夜都在串门拜年磕头祭祖。

晚饭后，英家门前已经摆好了十几箱子烟花，小孩们燃放着“嘀嗒筋”，大人们点上了烟花礼炮。礼炮映红了夜空，映红了村子，映红了乡亲们节日的笑脸。

本报通讯员 李发宁 李洪帅 本报记者 秦昕

原来围着锅台转，如今围着锣鼓转

看看俺村“文艺工作者”

大年初五晚上6点刚过，匆匆吃罢晚饭，刘伟华把碗碟一洗、擦个嘴，便急匆匆地赶往马慧娟家，开始一天中她最重要的时刻——敲锣打鼓。从年前腊月二十开始，这事几乎雷打不动。

“没别的，就是上瘾。有了秧歌队，原来没着落的心找到了寄托，就连做家务时，嘴里哼哼的也是曲调，脑子里转的也都是秧歌队的事儿。锣一敲鼓一打秧歌一扭，啥烦心事都忘了，心里特别舒坦！”刘伟华说。这个青州黄楼街道马家庄村民不刷碗不吃饭，也不能不去扭秧歌。

“开门红呀个红四方，欢乐幸福扑打着你胸膛。开门红呀个大风光，满眼喜庆……”初六晚上19点，夜幕降临，记者来到马慧娟家。一间小小的南屋聚集着老老少少13个人。刘伟华敲大锣，徐继军大鼓，杨翠苓敲着小锣，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屋外零下十几度，房间里却是热气腾腾。

“多亏了‘指导’！秧歌才扭起来的！”一屋子的人拉出了秧歌队“指导”马志胜。2006年，马志胜从医疗战线退休回到村里后，发现村里的文化活动很少，就想怎样才能组织活动，让全村人乐呵乐呵。因为自小喜欢唱唱跳跳，跟着老爷爷学过鼓，他就打算在村里成立秧歌队，让村民们没事时扭一扭。结果，他还没有开始发动，村里爱唱爱跳的几个姐们就开始谋划，在村里发动人征集队伍，一个多月队员就发展到十几个。

秧歌队是从来不缺人的，不仅不缺演员，也不缺观众。如痴如醉的，不只刘伟华一人。有了每天传出去的鼓声“传染”，加入到扭秧歌队伍中的村民越来越多，从村东头到村西头，徐继军、王秋英、杨翠苓、马慧娟、刘树苓、刘元霖……从60岁的大妈到40岁大姐，原来围着锅台转，如今围着锣鼓转了。

本报记者 秦国玲

“一个月耍着赚个四五百，当然高兴”

今年“大棚工厂”更旺相

“其他地方初六或初八就开始干了，我们村初十开工。”家住安丘市凌河镇张家庄子村的闫文成满脸笑容地说。从去年开始，村里建起了一个加工大葱的大棚，村民有时间就会前往打工赚取零花钱。而伴随着周边蔬菜加工企业的日渐增多，种地倒成为“副业”。

加工一斤葱提八分钱，一天下来赚个十几二十块钱很容易，一个月耍着就能赚个四五百元，心里当然高兴了。

而在大棚尚未建立之前，张家庄子村大部分人都会赋闲在家，有农活就下地干活，农闲时节基本上在家消磨时间。部分年轻人会外出打工赚钱，但大部分都是农闲时节外出打工，农忙时节就得赶回老家播种收获。

村里的大棚建好之后，赋闲在家的村民“蹲”不住了，纷纷前往打工。“最多的时候，村里来打工的妇女能达到30多人，八十多岁的老太太都来干活。”村民王炳花说。就在家庭妇女在家打工赚钱之余，村里的男青年都外出干劳务帮人拔葱、洗姜赚钱。“每天在村头集合，有专车接送，一天赚个百儿八十元的很容易。”村民李志功成为接送村民的专职司机，每天天微微亮，李志功就会驾驶农用三轮车拉着村民一起到干活的地点为葱农收获大葱赚取劳务费，一年下来赚个一两万自不在话下。“去年庄稼不值钱，种姜都赔钱，真不如出去打工赚钱划算。”

大年初六开始，一挂鞭炮在村中响起，村民自发聚集到一起，开着三轮车、骑着摩托车前往邻村为葱农收获大葱，新的一年打工之旅拉开大幕。

本报记者 李涛